



第一册

高中语文教材新探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高中语文教材新探

第 一 册

本 社 编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高中语文教材新探

第 一 册

本 社 编

•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河北省大厂县印刷厂排版
河北省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25 字数：218千
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91,000

统一书号：7243·139 定价：0.90元

编 者 的 话

语文教学是一项艰苦繁重的劳动。它肩负着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，为“四化”培养人材的重担。因而要求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文质兼美的文章、掌握语文知识、培养语文能力、发展智力、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。为此目的，广大中学语文教师乐于教学、循循善诱、认真备课、批改作文、夜以继日、不辞辛苦。他们的工作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。

鉴于语文教师备课资料不多，查找困难，影响教学。不少语文教师，或给我社来信，或亲临我社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希望我们继续出版有关中学语文教学的书籍，以补备课资料的不足，从而节约时间，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。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编辑成册的。应该说这本书里凝聚着语文教师的晶莹汗水，是他们劳动的果实。

《高中语文新探》第一册的篇数与现行全日制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基本一致，并依照课文的顺序，对课文进行了研究与探索。

“语文教材新探”，它不同于“语文讲析”，也不同于“语文教案”。“讲析”着重于文章的分析。“教案”着重于教学方法的说明。本书有三层涵义：

一、“新探”着重于课文的深入研究。从课文的形式到

课文的内容，既注重语言文字的分析，又注重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知识的阐明，有一定的深度，力图有所探新。

二、“新探”里不少文章，除有撰稿人对课文的分析外，还有对同一课文不同见解的引证；有语文课本及“教学参考书”未收进的字、词、句、篇的补充注释和有关参考资料摘要；还配有必要的图表。资料比较广泛充实。

三、“新探”的体例、格调多样。在全书统一宗旨的规范下，自由行文，各抒己见，重点突出。特色鲜明，既尊重作者的劳动，也很符合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。

本书在编辑过程中，得到本市许多语文教师的热情支持。他们为本书提供稿源、推荐作者。章熊、李裕德同志阅读了全部书稿，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我们对关心、支持本书编辑工作的同志们，深表感谢。

由于我们人力有限，教学经验不足，教育理论水平不高，书中尚有若干有待完善的地方，恳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1982年10月

目 录

一	散文两篇.....	(1)
	荷塘月色	
	绿	
二	长江三峡.....	(20)
三	雨中登泰山.....	(30)
四	南州六月荔枝丹.....	(38)
五	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.....	(50)
六	一次大型的泥石流.....	(65)
七	蝉.....	(77)
八	纪念刘和珍君.....	(84)
九	包身工.....	(98)
一〇	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.....	(115)
一一	为了周总理的嘱托.....	(123)
一二	路标.....	(133)
一三	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.....	(144)
一四	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.....	(156)
一五	(略)	
一六	药.....	(164)
一七	百合花.....	(179)
一八	装在套子里的人.....	(192)
一九	明湖居听书.....	(205)

二〇	林教头风雪山神庙·····	(217)
二一	诗经二首·····	(226)
	伐檀·····	(227)
	硕鼠·····	(228)
二二	察今·····	(233)
二三	邹忌讽齐王纳谏·····	(247)
二四	廉颇蔺相如列传·····	(256)
二五	师说·····	(266)
二六	游褒禅山记·····	(275)
二七	赤壁之战·····	(283)
二八	记王忠肃公翱事·····	(296)
二九	芙蕖·····	(304)
三〇	原君·····	(313)

一 散文两篇

朱自清（1898—1948），字佩弦，生于江苏东海县，长于扬州，自称“我是扬州人”。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、作家、学者。也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民主战士。

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。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1921年至1925年，在江苏、浙江一些中学教书，1925年8月，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，一直到1948年病故。

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，他曾亲历了“五四”爱国运动，受当时新思潮的影响，开始新诗创作。1923年发表长诗《毁灭》，在当时诗坛上产生很大影响。他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，还陆续写出了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、《温州的踪迹》、《背影》、《荷塘月色》等散文名篇。1924年，诗文集《踪迹》出版。1928年，散文集《背影》问世。

1927年，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这一阵裹着血腥味的政治“狂风”，对朱自清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。他始而悲愤，心里“象一团火”；继而彷徨，不知道该“怎么走”。他承认自己是个“彻头彻尾的小布尔乔亚”。在这大动荡里，他既不想去“革命”，也不甘去“反革命”，便抱定与世无争的“中和主义”，一头钻到“国学”里去。这实际是逃避现实斗争。他于1931年出国留学，次年回国后，继续执教于清华大学。这一时期，朱自清

陷入了政治上的消沉期。

朱自清是在“五四”运动的狂飙中登上文坛，走向社会的。他走过的升沉曲折的道路，带有旧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极大典型性。“五四”运动中，他走上街头；“三·一八”惨案时，他面对执政府射来的枪弹，曾经不愧为勇士。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血腥屠杀面前，他惊呆了，苦闷了，彷徨了，暂时退缩了。但是，不管境遇怎样严酷，现实如何严峻，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爱国、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。正是基于这一点，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后期，特别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他终于在现实的教育下，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感召，从“中和主义”中猛醒，积极投身到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民主运动的洪流中来。1948年，他在一贫如洗，一身重病的情况下，毅然在一份抵制配给美国面粉的宣言书上签了名，毛泽东同志称颂他“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”。

了解朱自清的思想发展和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。对于我们理解他的作品会大有益处。我们知道，《荷塘月色》写于1927年。《绿》则更早一些，做为《温州的踪迹》里的一篇，写于1924年。尽管这两篇文章在写作时限上相差了三年，但就作者状写的物事（均为自然景物），描摹的笔触（均偏于工笔）来看，又同属于一向被人们称誉的模范的“白话美术文”一类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把这两篇散文放在一起，未尝不可以当成姐妹篇来读。

荷塘月色

(一) 关于《荷塘月色》的写作背景

这篇散文最初发表在1927年7月出版的《小说月报》18卷7期上，次年收入《背影》散文集。许多评论者都指出，这一年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一手制造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。这样的大事件，必然影响了作者，这也就是《荷塘月色》流露着一种“淡淡的哀愁”情调的原因所在。

这样解释自然是不错的，但未免仍失之笼统。那么，这一政治大动荡究竟对作者有些什么具体影响呢？作者在该文一开头就毫不掩饰地说：“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”，情由何发？文章末尾又说“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”，“惦着”谁？“惦着”什么？把这几个谜解开了，这篇文章的思想内涵就清楚了，行文线索就抓得住了。

这里引一点旁证材料。就在写《荷塘月色》后约两个月，也就是1927年9月，作者为了排遣时时萦怀的对一位江南友人S君的惦念，把过去写给这友人的《一封信》，又拿出来重印，并在信前加了一段重印原委《题记》，其中有这样的话：

“南方这一年的变动，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”。“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，象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，象一个猎人在无边的森林里。走路、说话，都要费很大的力气，还不能如意，心里是一团乱麻，也可以说是一团火，似乎在挣扎着。要明白些什么，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。”（一部十七

史，从何处说起’，正可以借来作近日的我的注脚”。

这里说得十分明白，心里的“异样”、“不平静”，源于“南方这一年的变动”。形势的突然逆转，使作者心乱如麻，理不出个头绪来；蒋介石的无耻背叛，使作者怒从胸中生，要喷出“一团火”了。“一部十七史，从何处说起”，更分明透露着作者在纷乱愤懑中，回顾中国的历史，思考中国的前途，虽然并未找到答案。我们知道，朱自清曾经受过“五四”运动和“三·一八”惨案的洗礼，1926年，他冒死参加了爱国民众请愿队伍，目击了“三·一八”惨案的全过程。他事后写的《执政府大屠杀记》，就是一篇喷火的檄文。他的长诗《毁灭》，他的诗集《踪迹》，也都奔腾着青年的热血。特别是1921年到1925年这几年间，他一直在南方，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卷入革命的旋涡之中，而他的一些朋友和学生，有的确是投身到革命的洪流里去了。1923年4月，他在宁波写过一首《赠A·S》的诗，曾这样热情地为革命者唱着赞歌：“你的手象火把，你的眼象波涛，你的语言如石头，怎能使我忘记呢？你飞渡洞庭湖，你飞渡扬子江，你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……”

联系他的这些思想言行，读一读他有关诗文的如火的语言，足以想见大革命的失败给他带来的刺激，也就容易理解他的心里为什么“颇不宁静”了。

《荷塘月色》的结尾处，作者由眼前的荷塘，联想到了古代，联想到了江南采莲的习俗；由采莲，又引出了“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”的情思。这决非作者行文的飘忽无定，也不是一般的随兴“意识流”，这里恐怕有作者难言之隐。还是《一封信》的题记里，透露了一点消息：“南方这一年的

变动，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。我起初还知道他的踪迹，这半年是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他到底是怎样地过着这狂风似的日子呢？我所沉吟的正在此”。接着又说：“我说过大海，他正是大海上的一个小浪；我说过森林，他正是森林里的一只小鸟。怨我，怨我，我向哪里去找你？”对“狂风”憎恶之意，对友人思念之情，溢于笔端，而这段题记与《荷塘月色》这篇散文，几乎写于同一时间，作者的心境与处境，应该说是一样的。两相对照，互为参证，或许对理解《荷塘月色》这篇抒情散文的思想意义有益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朱自清当时虽然并未走出他的小布尔乔亚王国，但做为一个爱国的、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，他也是多么关注着南方的革命，渴望着中国的统一和北伐的成功。

（二）关于《荷塘月色》的行文线索

《荷塘月色》的行文线索，长期以来有两种意见：一种认为，全文以作者离开家门，去荷塘，游荷塘，又回到家门这样的行踪，为贯穿全文的线索；另一种认为，是以欣赏荷塘月色前后心情变化为经，以对荷塘月色的景物描写为纬来构思这篇散文的。也就是说，贯穿全文的是一条前后心情变化的思绪线索。两者比较起来，第二种说法比较更切合文章的实际。

文由情发，这篇文章起句就先言情：“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”。“不宁静”，才设法排遣，为排遣这“不宁静”心绪，才“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”，生出乘此月夜一游荷塘的意兴来。离开家，去荷塘，发端于心里的“不宁静”，游荷塘，赏月色，也是为了排遣这心里的“不宁静”。于

是，荷塘也好，月色也好，都是从这“不宁静”的眼里望出去的，从这“不宁静”的心里感受到的。虽然作者说他沉醉于眼前的景物，象是“超出了平常的自己，到了另一世界里”，那也不过是暂时的忘怀世虑，“偷得片刻的逍遥”罢了。理出这条线索，才能把握住文章的脉膊，才能领略眼前这淡淡的月色，淡淡的雾，淡淡的云，为什么跟作者的心绪那么合拍，“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”。因为即使在暂时“忘我”的淡淡的喜悦中，象形与影不可分离一样，作者始终摆脱不掉社会政治阴影笼在他心上的“淡淡的哀愁”。一阵“狂风”，搅扰得作者的心里如“一团乱麻”，憋闷得作者的心里如“一团火”，彷徨无主，诉述无告，苦闷无依；惆怅，孤寂，独处，给全文笼罩上了一层薄雾浓云。描摹荷叶荷花时，尽管也用了种种美好的比喻，好象透出一丝暂时解脱的轻松感，但作者马上又意识到，眼前这一切，不过是“笼着轻纱的梦”。待到从梦中醒来，又回到扰攘、冷酷的现实世界，这苦味还会更添一重。这就是文章近于结尾时禁不住透露的一笔：“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”。我们不妨说，文章从开头的第一句“心里颇不宁静”，到时蹙时喜，忽梦忽醒，发展到了结尾时心里更不宁静。只不过作者没有这么说，而是寓无限惆怅于平淡之中，让读者循着它的思路去思索去补充罢了。

(三) 关于《荷塘月色》的层次结构

理出了文章思路，抓住了作者夜游荷塘时的心情变化这条贯穿全文的线索，再来谈文章的结构，就有了主脑，有了灵魂。不错，文章确实是按照作者游荷塘的行踪，顺序写下来

的，这就象织布的纬线，一丝一缕，都牵在一以贯之的经线上，经纬分明，层次井然。

全文分为三部分。

第一部分（即第一自然段），交代夜游荷塘的缘故。什么缘故？“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”。那么怎么办？希望找一个宁静的地方散散心。躁中思静，“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”来。“忽然”二字，显出了烦躁之深，求解脱之切。何况，今晚又有“满月的光”。月色下的荷塘，定会另有一番情致吧。“月亮渐渐地升高了”——点明夜已深；“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，已经听不见了”——暗示人已静；“妻在屋里拍着闰儿，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”——平日烦琐的家事，此刻也可以暂时放下。于是，“悄悄地”披衣，“带上门出去”。一句紧咬一句，一环紧扣一环，不仅行文简净，而且似乎令我们看到了作者的“愀然”之容，“悄然”之态，“从文章里走出了个活脱脱的朱自清”。（叶圣陶语）。

第二部分（2—6段），写夜游荷塘的心绪和见闻。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，按照行踪顺序，又可分做三个层次。

第一层（2—3段），写去荷塘的路上，介绍荷塘的环境，和临塘而立时的心境。

临塘的路——是“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”；临塘的树——“许多”“蓊蓊郁郁”的树；临塘的月——“淡淡的”；临塘的人——“只我一个人”。路上，树旁，月下，孤独一个人，如遗世独立，“背着手踱着”。一边踱着，一边未免要“静夜思”的。这思绪恰如一个刚刚获得自由的人，一下子筋骨舒展，血脉贯通，“觉得这一片天地好象是我的，我也象超出了平常的自己，到了另一世界里”。这乍

觉超脱的喜悦，其实更证实了他自己平日的“囚徒”身份，淡淡的喜悦，终究掩饰不住深埋在心底的淡淡的哀愁。“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”，是一个过渡句，自然地引出下文对荷塘月色的细腻摹写。

第二层（4—5段），集中描摹荷塘上的月色，月色下的荷塘。

先写荷塘总貌。“曲曲折折”，写出荷塘的形状，与前面写到的沿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相照应。“弥望”，写出视野的宽阔。“田田”，则点出了荷叶的繁密茂盛。先有了这样一个广角镜头，这荷塘的总体面貌便展现在读者眼前了。接着，精雕荷叶，细刻荷花，用两组特写镜头，把荷塘的主宰者用大写真推到读者眼前。

荷叶——绿色，“出水很高”。一支支荷茎支撑着，“象亭亭的舞女的裙”。读者如果联想到舞台上演出的《荷花舞》，真有风飘飘而轻举、呼之欲出之感了。

荷花——白色，“零星地点缀着”。唯其少，才更觉得珍爱。“袅娜”，写荷花盛开的端丽之姿；“羞涩”，写荷花含苞待放的忸怩之态。接着又连用比喻：“如一粒粒的明珠”，那是月色的反光；“如碧天里的星星”，那是荷叶的衬托。（原文里本来还有一句：“如刚出浴的美人”。这其实是不该删去的，有了这一句，前面的“袅娜”“羞涩”才有所依附，荷花“绰约若处子”的美的形象，才能栩栩如生地活现出来）。朱自清古典诗文功底深厚，善于把优美的古诗意境化入自己的散文里去，这多姿多态的荷花，仿佛对着读诗者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了。

上面还是侧重于对荷塘静态的描写。接下去，一阵青萍

之末的微风吹过荷塘，作者立即捕捉住了这一刹那的动态形象——风的流动，“送来缕缕清香”，最先触及了味觉；风的流动，牵动“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”，尽管快如“闪电”，波痕“凝碧”，也未逃脱善于洞察事物的作者的视觉；微风本是无声的，但既然能送来缕缕清香，也就不难鼓荡起人们想象中风的轻声细语。这不，作者由味觉果然恍惚通感于听觉了，“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”。荷香是“缕缕的”，歌声是“阵阵的”，这正是它们的相通处。这种通感的妙用，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。

再说写月光。月光本是无形的，作者形容它银白的光“如流水一般”，这就有形了。又说这银白的光“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上”，一个“泻”字，进一步加强了原本无形的月光的质感。月光如“流水”，如“青雾”，如“牛乳”，如“轻纱”，四个比喻，多角度地写出了月的光、色、情、韵。作者笔下的荷塘，一切都那么朦朦胧胧。客观上，固然天上有一层“淡淡的云”，主观上，恐怕主要还是心头有一层“淡淡的哀愁”。正因为这样，作者才说，“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。”下面又写到了灌木丛的“黑影”，杨树枝的“倩影”，由于月色的不均匀，光与影也就有了分明的层次；这光与影分明的层次，又使作者的视觉通感于听觉，“好象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”。试想，用小提琴演奏贝多芬的《月光曲》，那声调该多么悠扬，多么轻柔；那音韵该多么和谐，多么有节奏。

这两个自然段，前一段着意写荷塘上的月色，虽未着一“月”字，而句句写的是月下的荷塘景色；后一段着意写月下的荷塘，句句拈出“月”字，却只有借叶、花、云、树，才能见月光月色。两个角度，一个焦点，大大加强了整幅画

图的透视感。

第三层（第6自然段）写荷塘四周。如果说上文用特写镜头写到了荷塘的各个细部，那么，现在又把镜头摇起，拉远，让读者看到更深的景致。“荷塘的四面，远远近近，高高低低都是树”，中景；树的梢头，“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”，远景。工笔的主体，大写意的背景，使构图远近相济，疏密相间，笔笔妥贴，浑然天成。不是大手笔，是写不出这等文字的。妙的是在这仿佛“而今忘我且忘世”的刹那间，耳畔传来“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”，喧嚣在耳，但好梦不成，所以“热闹是他们的，我什么也没有”，怅然若失的不宁静情绪，又袭上了心头。

第三段（7—8段）赏玩月色，转回家门，抒发不满现实的感慨。

在现实生活里既然“我什么也没有”，凝望荷塘，便不免思接千载，“忽然想起古时采莲的事情”。先引了梁元帝的《采莲赋》，接着又引出《乐府古诗》里的采莲歌《西洲曲》，为什么此时大发思古之幽情？为什么由思古又引出伤今，“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”？有的论者把作者的“惦着江南”，一般地说成“这是故乡之思”，这恐怕未见确切。作者自己说“我是扬州人”，而扬州在江北，并不在江南。倒是作者于1921年至1925年这几年间，在江南许多地方教过书。那里有他的同学、师友，有在前面的背景材料里所提到的作者结结垂想的“S君”。打开这一道思绪的闸门，作者心里的“不宁静”，就只有加剧，再没有摆脱的份儿了。情意绵绵，思绪拳拳，“我”的“不宁静”，只有“我”自己知道，自己消受，别人呢？——“什么声息也没有，妻已经